

瞿忠文与他的《匆匆那些年》

□凌鼎年

上午，正在工作室电脑上敲打键盘的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快递小哥打来的，说有一件快递到了。我下楼一看，寄来了一只纸盒，还蛮重的。拿到工作室打开一看，是苏州瞿忠文寄来的五本集子《匆匆那些年》。精装本，铜版纸，怪不得有些分量。

先睹为快，我饶有兴味地翻阅了起来。严格地讲是照片集，或者叫史料集。因为都是与瞿忠文经历有关的照片，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痕迹。

那么瞿忠文何许人呢？——太仓浏河人。我在2006年出版的《太仓近当代名人》一书里写到过他。他还留着我的地址、手机，把集子寄给了我。

记得当时我把他归在“大使馆、联合国”那一辑里，因为他做过我国政府的驻外官员。

瞿忠文出生于1941年，快80岁的老人了。他小学中学都在太仓浏河就读。1963年大学毕业，他读的是英语、俄语，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若干年。上世纪60年代末，他先后三次随中国的专家组到坦桑尼亚，他是翻译，一干就是近七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他在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任职，先后担任副科长、科长、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务。

1992年后又出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领事，1997年起调任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馆领事。

他还担任过中共苏州市委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苏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的一生几乎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

瞿忠文的这本集子《匆匆那些年》分为“我的家乡”“地方外事工作”“出访国外友好城市”“我的四次驻外经历”“中巴友谊万古长青”“我在美国纽约做侨务工作”“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驻外人员”“退休以后”等8个小辑，约410张照片，还自撰了前言、后记。

翻看这本图文并茂的集子，我看到了一位太仓赤子的人生缩影。

瞿忠文在苏州外事办任职期间，先后参与接待、亲自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爱尔兰总统、比利时首相、英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李显龙、泰王国王储、阿联酋王储、荷兰王国外长、古巴外长、尼加拉瓜议长，还有日本、朝鲜、喀麦隆等国家的友人等。特别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接待过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因为当时我在太仓侨办，也参与了接待，一切都历历在目，那些照片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也引发了我若干美好的回忆。

瞿忠文第一次跨出国门是1969年。上世纪60年代时，出国对大部分人来说，不但遥远，而且神秘、神圣。而瞿忠文首次出国就去了完全陌生的非洲，竟

然不是乘飞机去的，是坐远洋客轮去的，前后14天时间，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仿佛天方夜谭。但上了年纪的可能还记得那时中国正在援建一条从坦桑尼亚首都到赞比亚铜矿的坦赞铁路，在当年绝对是国际大新闻。

那年月照相机很稀罕，所以，瞿忠文能入集的坦桑尼亚照片不多，但就是这几张，也弥足珍贵，不但有坦桑尼亚上世纪60年代的风土人情，还有中坦友谊的见证。

瞿忠文的驻外经历，最值得写一写的是在美国为建造苏州园林“明轩”当翻译。花甲年纪以上的老人，可能对美国建造“明轩”的报道还有记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了一批明代的家具，为了放置、展览这批古董家具，设想建一所中国园林。考察的结果，准备以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为蓝本建造。苏州园林走出国门是文化交流的大事，据说去建造园林的都是苏州的香山帮匠人。瞿忠文是太仓人，在苏州外事办任过职，又有在非洲的七年援外经历，由他来担任项目翻译，提供意见，从中协调，简直是不二人选，有多重意义。这应该也是瞿忠文驻外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

瞿忠文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任总领馆首席官员的经历，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笔。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很铁的朋友，而卡拉奇

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通向西方国家的重要通道之一。瞿忠文在卡拉奇任职五年期间的照片内容丰富多样，这也从侧面凸显出瞿忠文工作的重要性。

当然，瞿忠文外事工作的顶峰是在美国纽约。在纽约任期内，他见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庆祝活动，多次参与接待了国家领导人到美国的访问。在纽约期间，他还担任纽约总领馆侨务组长，与纽约的各侨团进行了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譬如，当年海内外媒体报道过：1997年10月底江泽民主席到美国访问期间，曾经去费城退休教授寓所看望了他百岁高龄的老师顾毓琇。费城属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工作服务的领区范围，瞿忠文也多次专门去拜会顾毓琇老先生，顾毓琇老先生还把他的两本著作《百龄自述》《顾毓琇词曲集》亲笔签名赠送给瞿忠文。如今，顾老先生仙逝，亲笔签名本就成了文物了。作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负责侨务的领导，瞿忠文还去看望了年老多病的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并以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名义捐赠善款……

照片很多，他做的更多，我无法一一复述。但我作为二十多年的老侨务干部，作为文史爱好者，作为作家，我意识到这些照片不仅仅珍贵，还是难得的重要文献资料。



记忆中的太仓城墙

□水金

说起城墙，大家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凡去北京旅游，登八达岭，眺望塞北风光，怕是大概率的选择。可你知道吗？太仓也曾经拥有城墙，而且雄伟气派。可惜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消失，至今年轻人知者甚少。

有关太仓城墙的历史资料所存不多。由太仓市政协编辑出版的《太仓老街桥》中有一段记录：“元至正十七年（1357）农民起义军张士诚据吴称王，为防倭、海寇侵犯，遣部下高智广移常熟支塘城墙，筑太仓城。”现在，老一辈太仓人可能还有城墙的记忆，但能够说个壬寅卯的不多。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古迹，只有记忆而少有记录，我颇感遗憾。

我小时候见过城墙，也爬过城墙，和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这段已尘封六十年的记忆，一旦打开，依然恍如昨日。

解放初期犹存的城墙，可围绕城厢镇一圈，全长约九公里。城墙约三四米高，宽二米左右，上面还算平坦，可以三四人并行。记忆中好像有四个大城门，依次为东、南、西、北门，小城门有小西门、小北门。城门都是铁制的对开门，笨重而结实，用一根挺粗的方木作横栓，开关城门时，发出刺耳的“嘎嘎嘎”声。门洞进深五六米，两侧厢间供门卒居住。西城门的北端有斜斜的石阶，可以拾级而上。

城墙外面有护城河紧紧围绕，鸟瞰护城河呈椭圆形。据老一辈说，应该是先挖河后建城墙，这样，挖出的黄泥即可用来砌墙，也可作墙体中间的垫土。如果倒过来安排，挖出的大量泥土就无法处理了。大西门地段的护城河，与城门之间有一座吊桥，开关门时把桥吊起，开城门时把桥放下。解放前，为防盗贼进城，每天下午五点关闭城门，翌晨五点开启城门。

另外，为使护城河与城里的致和塘、盐铁塘相互沟通，又设置水城门（俗称水关），两扇铁门直坠河底，开关时间与大城门一致。虽然表面看守护很严格，但解放前还是盗贼横行，民不聊生。为什么？那些门卒平日见惯了、听多了官场的腐败，于是上行下效，只要谁给好处，就给谁通行。

那时，我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出于好奇，曾相约一起绕城墙兜一圈，每人带好干粮和一瓶水。在周日早上八点，从太仓公园北面沿着斜坡，互相搀扶登上城墙，然后，顺着次序先到西门，然后到南门、东门、北门，最后仍旧回到出发点太仓公园，足足走了三个半小时。虽然个个都跑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脚底都磨出了水泡，但都感到很有意思，走遍了太仓城墙，觉得十分自豪！

春天，我们常在城墙上放风筝，非常舒坦惬意。这与平地上放风筝不一样，因为这里地势高，风也大，不用助跑就可以放飞，比平地上省力得多。但一定要看清路况，当心摔倒。一个小伙伴，因一时兴奋忘乎所以，重重地摔了一跤，膝盖皮破了，后来送他到医院包扎，所幸当时的医院就在附近，之后，又一起搀扶着他回家。

秋天，我们在城墙上抓蟋蟀，斗蟋蟀，玩得十分带劲，常常乐而忘返。记得那时城墙上的几个碎砖堆，被我们翻来覆去，弄得乱七八糟，彼此的衣服沾上泥灰，连鼻孔里也是灰尘。我们玩得得意忘形，也就顾不上这些了。

那么，后来城墙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人们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识不强，加上解放后国泰民安，社会太平，城墙业已丧失它的护城功能。城墙常年失修导致倒塌，直至最后完全消亡。对此，如果仅仅感到惆怅、遗憾远远不够，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予以弥补呢？比如，可否请相关部门专家考证一下，能不能在西门或北门复制部分城墙故址，作为太仓历史文化积淀的纪念，还可作为太仓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开放。

墨妙亭、老城厢投稿邮箱
292537831@qq.com

悲伤(外一首)

□梁延峰

瓜藤枯了
一只慢性的青虫开始慌乱
它已经知道自己歇不动秋天
甚至无法驱动自己
巨大的悲伤

一条小溪
流着流着流成了河流
岸边开满了野花的河流

一条河流
流着流着流成了湖泊
岸边牛羊成群的湖泊

雨水

一朵一朵的乌云
停在头顶
一丝一丝的冷风
吹在脸上
一滴一滴的雨点
落在屋顶、山坡、石桥

天机不可道破
蓑衣缝里
不过是河流
正在借道



镜湖之韵 姚建平 摄

时光和我皆过客

□刘桂红

以为是一条短短的街道，就像时光一样短促，走进去转一圈，才晓得这里的故事很长很长。

江南人走进江南小镇，再陌生的地方，也有种熟络感。比如，晓得镇里的故事是从镇中间那条细长的河上开始，揽船绳的石柱子，尽心尽责地守在岸边。比如，这河水都似袅袅细腰，犹可盈盈一握，却又绵柔无骨，抓不住它所带走的属于这里的光阴。

两岸的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几乎每家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文物保护的牌子，替代了店家的幌子：河南街张氏宅、河北街李宅……缺了人气滋养的房屋，廊檐倾斜，偶有瓦片坠落，雕花的窗台，留着夜猫穿梭的痕迹，野藤恣意地填补着墙壁上的裂缝，让人担心这些残躯，是否承受得住雨水长年敲打的疼痛。

河边，躺在藤椅上眯着眼的阿婆，双手握着扇子放在胸前，两只蚊子叮在她脸上，她也不晓得用扇子拍一下，悠闲地摇着藤椅。我们问起老房子的事，她睁开眼望了望我们，然后看着天空，继续摇着藤椅。半晌，才细声细语地和我们说房

子的来历，说房子里曾经住的人家和镇上发生的事情。说得很慢很长，断断续续，仿佛，这些往事有地上到天空那么遥远，她要努力地去找寻。

只有十几个跨步宽的小河，只要两条水船能同时通过，就如同一条大河了。南来北往的人撑着船，一根缆绳抛在岸边石柱子上，就把外面的大世界带过来。河两岸的河南街、河北街上，商铺一家连一家，银洋店、酒坊、饭店、杂货店、面店……水路的孤独与奔波，是岸上的人很难感受的。靠岸后，四平八稳地站在尘土之上，感觉不到世界的沉浮，如换了一次人生，就想尽办法犒劳自己。岸上的人顾着自己的生意，从船上上来的人怎么喝怎么玩怎么寻乐怎么发泄，与他们无关，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是生意经；待顾客站起来转身，一声敞亮的留客声：下趟再来。既留了客人的心，又让刚进门的客人心生欢喜。等客人踏出门槛已是陌路。小镇，是当地人的故土，对远道而来的人，只是落个脚、休憩一夜的地方。若有缘，几天、几个月之后再，店家的幌子每天在门口挂着；若无缘，船穿镇而过轻如薄

羽，对彼此来说，皆是过客。

镇上有商家，亦有耕田或打工为生的人。活法不一样，活下去的意念相同。辛劳一世，攒足钱财，择风水地留下片瓦遮风挡雨，庇荫子孙。有人将就着过日子，无多余奢望，只要有房住，有门窗可通外面世界即安心；有人穷而不失风雅，小半边房屋由几根粗木桩撑在河上，临河开门，放一张竹榻，天气再炎热，也会生出面水而凉的趣味。这些房子，或因主人生活的拮据，或因主人心有所求。再则，每家的审美不同，泥匠瓦工的手艺不同，小镇的房屋，带着各自主人的性情，高低错落，站立在河两岸，倒映河水中。

河水从涟漪不断，到归于宁静，或许一瞬，或许几十年几百年。摇船的渐少，倒映在水中的房子渐旧，使得老人害怕回忆盛事，习惯了萧条才会接纳现实。赫赫有名的高家银洋店，三进大宅，雕梁画栋生动如许，墙体却垂垂老矣，住在里面的老主人，不愿面对破败的残局，搬出了老屋。却在老屋的花园里垦了一小块地种菜，每天来这里转悠，看看老屋，想想父母对她讲过的那些辉煌。她说：这几年

想通了，再好的人，最终要离开人世，再好的房子，最后也会倒塌，子孙能每年回来维修，已经对得起老祖宗了。她养的那条狗，忠实地跟着她每天来来去去。

开酒坊的张家，宽大的六间门面与后面三进的大院，经历了风雨飘摇，回到子孙手里时，子孙已开枝散叶至六房。曾经的深宅大院，承载不了人口的繁盛，每房又各怀心思，索性均分后各执房产地契，几把大锁挂上门，各自奔前程。祖先的期望太遥远，也不现实，封存在门后反倒相安无事。小镇上的人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每一家的变迁，只是给茶余饭后添加了谈资。而谈论这变迁的人，都已老成屋子的模样，子孙们急于摆脱小镇的局促，向往外面的大世界，老人们墨守成规地留驻，带着养的猫猫，守着小镇的寥落。

顺着河边走，友人疑惑，到底是背水而住有财运，还是面水而住有财运呢？大家默然，在这尘世上兜兜转转，有运无运，最后还不如像河边那个阿婆，摇着藤椅眯眯眼，望望天，听那屋前屋后的流水声来得幸福。